

《津市文史资料》第五辑

目 录

纪念建国四十周年和津市解放四十周年

- 1、回忆南下工作队从冀南到津市…………… (1)
- 2、解放灤城 进军津市…………… (7)
- 3、“四突”进驻津市和解放军会师…………… (10)
- 4、战斗在敌人的心窝里…………… (12)
- 5、我革命的摇篮——津市新华工厂…………… (20)
- 6、津市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 (25)
- 7、津市各界迎解工作概述…………… (31)
- 7、江正发其人其事…………… (34)
- 9、江正发部队投诚经过的调查…………… (40)
- 10、回顾津市解放初期的演剧宣传活动…………… (43)
- 11、解放初期的“群众会计学习班”办学始末…………… (47)
- 12、回忆创办公私合营津市螺钉厂…………… (51)
- 13、忆创办灤南粉厂的经过…………… (55)
- 14、津市企业公司从创办到转业过程…………… (61)

15、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澧东油厂摆脱困境经过…………… (65)

16、津市工业溯源…………… (70)

× × × × ×

17、我在抗日工作中的坎坷道路…………… (76)

18、南洋华侨是怎样团结御侮的…………… (80)

19、二十年代津市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83)

20、津市邮政话旧…………… (85)

21、津市国民银行建行始末…………… (86)

22、太平军在津市之战…………… (91)

23、冯玉祥旅津访津市片断回忆…………… (92)

24、澧洲第二任镇守使唐荣阳轶闻…………… (94)

25、津市第一所新制学校——大成两等学校…………… (97)

26、津市车渚、延荣、澹津书院简述…………… (100)

27、津市民盟、民建、农工、工商联简史…………… (103)

28、旧社会九澧船民、码头工人习俗…………… (111)

29、解放前津市剧场和农村演习俗…………… (114)

30、苏经卓传略…………… (119)

31、荆河戏名艺人——彭华万…………… (121)

32、历代几位名人在津活动传闻…………… (123)

33、郭春山逸事…………… (123)

附“征稿启事”…………… (133)

回忆南下工作队从冀南到津市

聂铁岑、张立来、徐玉晨、楚坤秋

一九四八年我强大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连续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危如累卵，即将彻底垮台之际，党中央根据战争发展形势，决定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南下工作队，接管新解放区，建立地方政权。一九四八年冬，中共冀南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华东局指示，组建一个区党委，六个地委，三十个县的架子，抽调干部三千名，由王任重、乔晓光、郭森、韩宁夫等同志负责带队。各县随即开会，传达精神，广大干部情绪十分高涨，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自动报了名，也有少数党员干部舍不得离家远行，不服组织调动，被开除党籍，受到淘汰，报名后上级规定县的区委书记、区长以及区委会的组委、宣委和区的民政、公安、武装、粮食、妇女助理一律只去正职，副职留下补充正职坚持在地方工作。报名批准后，区委编为支队、地委为中队、区为班，有条不紊的到一个地区接收一个地区，到一个县接收一个县和区。一九四九年春节前，所有报名南下的干部放假七天回家准备。当时，我们使用的钞票都是冀南银行发行的纸币，而新解放区还通用银元，于是每人兑换光洋放在身上，多的有四、五十元，少的也有一、二十元。这次南下事先是保密的，所以回到家中都不敢对父母说实话。因为路途远，且新解放区情况复杂，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事故，使父母不放心让子女远行，临走

~ 1 ~

时，只暗示这次分别了，由于工作需要，可能一年半载不能回家，父母妻子也不介意，只是千叮万嘱，有空要捎信回来。那晓得这次一别竟要离乡别井数千里，一去若干年后才能回来哩？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到二十八日，南下干部从各地集中到河北威县万家营农村。三月六日召开南下人员动员大会，冀南行署主任王任重讲话，他开头便很风趣地说：“同志们，我们要出嫁了，但这次嫁出去没有好的陪嫁妆。一句话，要艰苦奋斗。”接着他讲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宣布这次要过黄河，跨长江，到江南接管旧政权，建立并巩固新政权。会上还强调了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为适应军事行动，一律采用军事建制。参加南下的干部利用这段时间学习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南下工作的信心。四月三日，南下人员离开威县向开封行军。为了轻装上路，每人只带了必要的衣物打成一个小背包，另外加上一个能装五斤米的米袋，以免途中一时供应不了粮食，好解燃眉之急。出发那天清晨四点便起了床，五点开餐，队伍象一条长龙，浩浩荡荡，迈开大步往前走，十分威武雄壮。四月十日在东明县清庄渡口过黄河。这里河宽不过五十米，但水流湍急，为了保证安全，驻渡口解放军设计了一种长方形、船浅底宽的渡船，一则载人多，二则平稳不易翻。我们每船坐二十人，两支船对开，经过三个钟头才渡完。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过了黄河，南下信念更坚定了。从威县到开封，沿途县、镇对过境南下干部事先作好布置，我们一路上，妇女团、儿童团还有老人，送茶送水，放鞭炮，扭秧歌欢迎。见到这个场面，心中都很激动，队伍中喊出口号“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坚决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欢呼声此起彼伏，震动着原野和山谷。

四月十五日到达开封。开封正是麦收季节，住在郊区的干部挤出时间帮助农民抢收麦子。老百姓想起以前国民党军队下乡不是抢粮，便是抓丁，而今看到我们热情帮他们收割，又丝毫不打扰百姓，两相对比，格外亲近我们，关系十分融洽。

在开封休息时，南京已于四月二十一日解放。中南局首长邓子恢召集我们开会，作了两次报告。他说解放大军向南推进，节节胜利，进展迅速，出人意料。京、沪、杭、芜解放后，由华东局派干部去了。上级决定区党委架子撤销，由王任重、韩宁天、苏刚带领五大队一部分干部到湖北外，另由乔晓光、郭森、孙卓夫、栗汇川带四、六大队到湖南去。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很突然，先前在威县出发时讲的是下江南，大家虽没有去过，但听人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个好地方，繁华、热闹，而今要去湖南，说不定以后还会上贵州云南。有的人开始闹情绪了。但中南局作出了决定，又不敢不服从。个别同志在从开封上火车去徐州时，竟趁人不防跳火车开了小差。

开封气候很热，离开冀南时，带的单衣少没法洗换，衣服久了，又湿又汗，汗臭难嗅，经过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每人发了一件灰色粗布铜扣单衣，考虑到湖南多雨，湖区蚊子多，又给每人发了一个小蚊帐和涂上桐油的雨布，虽然这几件衣物很粗糙，但也算是“雪里送炭”，无不感谢中南局对大家的关心和爱护。

在开封住了五十八天，安排去常德专区的干部分两路进行，一路由王含复、栗汇川带队往西走随十三兵团往郑州、新野、襄樊沙市去常德。一路由乔晓光、孙云英带队走东线，乘火车去徐州。那时没有客车行驶，临时坐的几列平板车，这种车皮四周没档板，上面没顶盖，不仅日晒雨露而且危险性大，稍不慎便有从车上滑到轨道压死的危险，所以大家放下背包，挤在

一块坐下，虫咬也不敢动一下。特别是车上没饭吃、没水喝，没有厕所大小便，简直度日如年。到徐州后换乘的“闷罐车”这种车虽然上面四周有铁板，但是里面黑压压的，又遇上大热天，闷得透不过气来，真是活受罪。到蚌埠换了车，却是敞蓬车，当然这要比平板车和闷罐车好一点，但满头满身盖满乌黑煤灰，互相对看，都象化了妆的“黑张飞”，使你啼笑皆非。经过一天才到达南京对岸浦口，从开封到南京历时三天两晚。

六月十八日，我们坐轮船过江，排成三路纵队进入南京市区，南下干部队伍穿着不象解放军整齐，也不是人人扛着枪，高的高、矮的矮，男的男、女的女，十分引人注目。南方气候很热，加之已三天三夜没洗换衣，身上难免要散发汗臭，路旁有些衣着华丽的妇女见了捂着鼻子走开了，看到这情景，虽然心头有火，但还得克制下来。在南京，我们住在外交部。南京是我们行军的第二站，全体休息一个星期，有组织的参观了中山陵和明孝陵。在北方农村长大，多数没见过世面，一到南京，看见处处是高楼大厦，处处是电灯电话，还有大洋船，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有趣。六月二十七日，离开南京去芜湖，有的是乘火车到芜湖换船去武汉，有的是坐轮船，直接去武汉，我们是坐的一艘五层高的“顺江轮”。一个小小铁床，安排五个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天又很热，关在小房间里，莫讲不能动弹，连透气也困难。天黑时到达了芜湖。芜湖是我国有名的四大米市场，在这里停下休息了七天。天天吃大米，这时一些北方来的很少吃大米的人开始有兴趣，但吃了两天又感到不习惯了，还觉得在家里啃粗粮、窝窝头有味。离开芜湖去武汉有的同志已改坐木船，有的仍坐轮船。在长江上航行，时刻有敌机飞来袭击，干脆晚上开船，白天将船隐蔽在江畔树林边。船过九江距武汉不远地方，轮船被炸了一

个洞，左右摇摆，终于翻了。到达行军第三站武汉后，我们住在金大楼旅社，后来由于敌机骚扰一部分同志转到汉阳龟园寺附近住下来。汉口是五月十六日解放的，解放才一月之久，市面秩序刚恢复，但仍然暗藏着没逃掉的敌特务和散兵，为了防止意外牺牲，外出三人一组，互相照顾。在武汉时，中南局书记王首道，副书记高文华，秘书长刘型等来到武汉，王首道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湖南情况，讲了湖南三湘四水，山清水秀，鱼米之乡，物产富饶，大家听了十分高兴，更加乐意到湖南工作。这时，常德地下党和专员陈采夫派的“民促会”会员张诚赶到武汉汇报了常德地区情况，他说常德市五十万人口，津市也是个大城市。于是，领导根据情况，特别加强了常德市和津市两市的领导班子力量，确定由地委组织部长柴保中兼常德市委书记，地委委员赵墨轩兼常德市市长，地委委员栗汇川兼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

在武汉时，正好“七、一”党的生日，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已发表，大队及时组织学习，极大鼓舞了我们去新解放区工作的信心。从武汉到沙市，很多同志是坐的木船，一支装几十人。船开到距沙市不远的长湖，突然前面有枪声，后来才知道是土匪，很快被沙市开来的解放军打跑了。从南京带出的每人每天十二两饼干，因日子久了都发了霉，讨又讨不到，同志们整整一天没吃饭。由于南北方气候有差异，生活习惯也不同，不少同志因水土不服，染上了疟疾和其他疾病。到达沙市后，将病号留下来，设立一个临时留守处安置这些同志的住宿和医疗，其余同志在沙市休息一天后便渡长江南行。沿途解放军步兵炮兵络绎不绝，我们并肩而行一路上热闹非凡，南方多河汉沟港，不少是独木桥，北方人不会游泳，有的不慎跌到水里淹死了。在公安还第一次发现用粗谷壳包着的圆东

西，原来是支蛋，在北方没见过，这些都引起极大兴趣。

到达湖南后，各大队按在开封时分配的工作地点开始接管工作。二大队一中队（清河县组成）去澧县，二中队（武城县组成）和三中队（故城县组成）去安乡，四中队（恩县组成）去南县，五中队（高唐、夏津两县组成）去桃源，四大队一中队（隆尧、柏乡、宁南县组成）和五中队（新河县加南宫县一个区、隆尧县一个区组成）去常德县，二中队（巨鹿、南和县组成）去沅江，三中队（南宫县组成）去华容，四中队（广宗、平乡县组成）充实到地方机关，六大队二中队（大名、广平、鸡泽三县组成）去石门，三中队（任县、冀县组成）加平乡县干部去临澧。在武汉得知汉寿已划入益阳，便将四中队改去津市。我们南下工作队从河北威县集中出发，途经五个省，行程四千多里，历尽艰辛，终于胜利到达湖南常德地区目的地。

（根据聂铁岑、张立来、徐玉昌、楚坤秋等
离休干部口述，由乐山整理）

解放澧城 进军津市

孟宪才 周志友

一九四八年我解放大军解放了平津后，遵照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的“向全国进军令”，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47、38、49三个军奉命进军中南，上级指示要将困守在湖南的白崇禧五个军彻底消灭掉，解放全中国。我们在塘沽举行了誓师大会后，便向南开拔。行军路线大部分是已解放的地区，经过四十八天长途行军，抵达了湖北省天门县。鄂南湘北地处平原，湖泊河流多，特别是江南夏季多雨，又处于汛期，我们战士多是北方的，如果不会游水，便不能适应在南方作战，于是在天门休息时指战员都抓紧时间学会游泳。不久，我们奉令向沙市挺进。七月二十日，49军145师先遣师抵达沙市附近，宋希濂的部队已闻风撤退，留下湖北保安一旅守沙市城。

145师于当天下午五点发起攻击，敌人守住据点妄想抵抗，但在解放军强大炮火轰击下，节节败退，最后收拾残兵匆匆渡江逃跑了，到零点时分，解放了沙市。21日，38和49两军决定分左右两路纵队向常德进军，左路纵队由12、113师主力组成，经石门向桃源奔袭，右路纵队由114、115师和军直属队组成，经澧县向常德推进。渡江时找到一艘轮船和一些木船，冒着风雨渡江，南岸敌人发现后用迫击炮阻击，击沉一只木船，七连是先锋连，有好几名战士牺牲了。

部队渡过长江后在毛家大屋会合，又继续前进。进入公安

县境，河汉交错，有的河面上架着木桥，战士们很不习惯在木桥上走，有人跌到河里淹死了。当145师435团抵澧县曾家河宿营时，得到的情报是澧县国民党正规军已闻风远逃，县城空着无军队把守。团部立即命令先锋连直奔县城，刚到福兴厂就听到消息，说澧城已发现敌人，但仍有点怀疑，首队警惕着连夜继续前进，二十一日晨刚行军到澧县北门外三里外的桃花滩，突然前面交火了，“前面发现敌人，赶快跟上去”依次往下传，战斗越来越激烈。团长叫来团的侦察参谋严厉批评说：“你不是和地下党接触过，说澧城已没敌人，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是不是上了当？这到底是正规部队还是地方部队？”团侦察参谋被问得哑口无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也弄得莫名其妙了（后来这位团侦察参谋中暑死了）。原来当时澧城国民党部队是湖北省保安一旅，被解放军从沙市追赶乘船到湖南，路过津市强索光洋五千元后于21日晚来到澧城，这个旅来得匆匆，事先也没有侦察到解放军已进入县境，毫无作战准备，当前线打响时，还以为是江正发部趁其不备前来抢枪的，便命令还击。21日上午九点半435团第一营一个班抢渡新河桥，试图打开进城缺口，不料战士刚过桥便遭到敌人密集火力扫射，六名战士中弹阵亡，数人受伤。同时在桃花滩以东进攻澧阳桥的第二营也被老关庙的敌人火力封锁。坚持前沿指挥的营教导员张正忠不幸牺牲。为了迅速消灭负隅顽抗的敌人，435团旋即作出了由东、北、西三面分进合击，包抄歼敌的战斗部署，一路继续攻击北门，牵制敌守军，一路绕到乔家河向西门攻击，一路往东经十迴港过澧水直插兰江驿攻占多安桥，敌人在三面受攻击情况下，又听到隆隆炮声，才明白过来，江正发部没有大炮，肯定是解放大军从天而降，吓得惊慌失措，下令后撤。但北门已被解放军攻入，调头奔向西门，不

想西门也被从乔家河来的解放军挡住，向东走这时多安桥已为解放军占领，在无法可使情况下，敌人只得从南门外立河泅渡逃命，结果被解放军一举聚歼。到22日凌晨三点，战斗胜利结束，县城完全解放。事后，歼灭了湖北保安一旅大部，其中毙敌300多，俘敌250多人，我解放军也付出一定代价，战死、热死和失足落水溺死共100余人。澧县解放的当天，435团除一个排过刘家河向南追击残敌外，其余继续分头向南推进。七月二十二日，驻津市东郊外的湖南人民解放四突击队获知解放军已攻下澧城，便在津市各界群众迎接下整队进入津市市区。次日，新华工厂地下党员袁都银作为代表前往县城迎接解放军，147师派出代表到津市接受江正发部的投诚整编。至此，津市完全解放。接着147师从津市乘船下澧水过洞庭，再溯沅水，先后攻克牛鼻滩、德山与从淞滋刘家厂，边山河、新安进击常德的113师和经合口、临澧攻常德的39军右路纵队114、151师合兵进攻常德后，继续下桃江向衡宝推进。

（根据军队离休老干部孟宪才，周志友口述，由乐山整理）

“四突”进驻津市和解放军会师

左承统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所指挥的第四十九军进抵长江北岸。中共澧县县委津市新华工厂支部地下党员李群与袁都银，很快与四十九军取得联系。在四十九军渡江前一两天，他们便派袁都银回到梦溪把情况报告了谭徽岗。谭徽岗便立即布置地下党员在湘鄂边区盐井、复兴厂一带准备迎接解放军部队并充当向导；同时又派地下党员袁生玉到津市从事迎解工作。当四十九军的先头部队过江后，刚进入湖南境内，地下党便与大军接上了头。大军过梦溪乡，谭徽岗便配合解放军，进军澧县城。赵楚湘自毛里湖战斗失败，支身突围后，即潜伏在澧城北面的亲戚家中，这时也与四十九军先头炮兵接上头，参加炮轰县城敌军的战斗。七月二十二日解放澧县，谭徽岗、赵楚湘等随同大军进城，立即发动组织地下党和非党积极分子，共同发动组织群众，从事迎解和支前工作。

袁都银、袁生玉先后回到津市。当时津市敌军在我大军将渡江时，仓惶撤走。只有宋希濂收编的游杂部队陈策勋旅的江正发团与部分特务武装，他们放出要洗劫津市的风声。于是袁生玉、龚道广与李代宣等各界人士做江正发工作，对他们进行教育，要他靠拢解放军，约束部下，驻扎对河待命。新华工厂支部、农校支部与龚道广主持的商会等，便一方面全力发动群众，准备迎解；另一方面，赶紧通知第四突击大队，火速前来

解放津市，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接通知后，我们大队迅速集结，在解放澧县城的当日中午，第四突击大队进入津市，缴获了津市伪警察中队的五十多支枪。驻扎在津市轧花厂，即由中共澧县县工委的新华工厂支部，农校支部的所有党员与积极分子，和第四突击大队的大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分别到各保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稳定人心。因此，当解放军某师由李群作向导到达津市时，迎解和支前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受到了南下大军赞许。

由于澧县县工委，地下党员在四十九军从沙市到澧县城的途中，就接上头，并向四十九军汇报了县工委和第四突击大队的概况，所以当四十九军军部进驻澧县城后，他们即派卡车到津市接大队政治委员左承统到四十九军驻地回民旅社正式接关系，大军方面有四十九军的一位副军长和政委及随军记者刘白羽参加，正式接上关系后给“四突”的任务是暂驻津市，负责津市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市党史办供稿)

战斗在敌人心窝里

陈洪洲

我们地下党，就是在敌人心窝里面做工作的共产党。

自“马日事变”后，我们党有了教训：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必须进行隐蔽的地下活动。

当处在全国解放的前夜，我正在津市新华工厂工作，新华工厂是地下党在津市一带活动的中心。当时的组织是非常严密的；活动是非常隐蔽的。回忆起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47年11月，我随袁都银同志调来湖北沙市“津市新华工厂沙市分厂”工作。这里党组织的负责人就是袁都银同志。

1948年冬，济南战役胜利了，淮海战役结束了，……。解放战争处在全胜前夜。

在我军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取得巨大胜利的震撼下，敌军惊魂失魄，举棋不定。残剩的伪军纷纷向南逃窜。

1948年8月，反动头子宋希濂窜到了湖北沙市，并妄想重整旗鼓，以图再举，他们在沙市招兵买马，大力“扩充”。流氓、恶棍几乎全被他们收尽。在他们大力的“充实”下成立了伪14兵团司令部，宋希濂任伪司令员。

沙市地区，在他们的百般践踏下，人心惶惶。市场萧条、商旅裹足、物价非涨，这样的处境，对于我们工作的开展，既

有利又不利：有利的是老百姓进一步看清了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渴求解放；而不利的是乌云一时遮住了沙市，我们的活动也就更不方便了。

1949年4月，都银同志与江汉区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姓潘的同志联系上了。一天晚上，周围一片漆黑，不知怎的，电灯也灭了。刚刚燃起一道闪电，雷声轰的一响，接着就是一阵大雨。就在这个雨夜，都银同志来到了我家。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身上的雨水抖干净，就叫我在屋前屋后检查一番，然后把大门关严。

我们坐在微弱的灯光下，他拿出一封信轻声的对我说：“这儿有一封信，党组织决定要你送到江汉军区城市工作部面交张泽生同志本人。他们住在洪湖一带，具体地址在十迴桥，离我们这儿八十多华里，其中有四十里是敌占区，还有三十里两不管的土匪区”。他抖了抖头上的雨水又接着说：“敌占区内有几道封锁线，哨哨要搜、卡卡要查，最后一道卡，设在和尚桥。这道卡完全可以说它是：“五殿阎王鬼门关”。

“都银同志，坚决完成党给我的任务”。我向他表示态度的声音比他刚才说的要大一点点。“对！要坚决完成党的任务，首先就得坚决保护信件，就是敌人捉住你，你也要千方百计的把信保住。因为信里面关系到整个大局问题”。

是的，信里面不是一两个党员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都银同志，我一定想千方，避万难把信送到，如果万一被敌人捉住了，我保证做到人死信不留。我懂得：共产党人坚决不能无意更不准有意的出卖同志”……。

爱人和孩子，早已熟睡了。外面仍然下着大雨，要不是闪电一幌，整个世界简直黑的象一盘墨汁。

我独个儿伴着这微微的灯花在沉思苦想：信，藏在什么地

方？任务又怎样去完成呢？……。

啊！有了。“刘备招亲”，刘备过江时，诸葛先生不是给赵子龙一道锦囊吗？这道锦囊是藏在竹子里的，我要送的信件不是也可以效法吗？

搞来了一根竹子，大约一尺许，用积薄的钢锯，在靠近竹节的一端，锯开整个圆径的一半的一条小口，再将信件滚好，用油纸包上，插入竹筒中，又在这个锯口上，敷上点泥巴，遮着痕迹。

这根竹子藏在什么地方呢？又是一道难题。

对，扮作个小贩，一头挑一箱肥皂；一头挑几条香烟。香烟就放在一个快要破烂的蔑篮子里。再将蔑篮子的底墙直梁抽出来，把这根装有信件的竹子插进去，代替原来的那根底墙。而且这根底墙，可以随意进出抽动，以防万一。这不是很好吗！同时要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也必须有个由头儿，小贩这由头儿不是很合适吗？我决定这样做了。为了使小贩这由头儿装扮的更逼真，而且多个人可以出出主意，我又决定约好我平日最可信任的李虹江等三个伙伴。

说到李虹江这个人，个儿长长的，生的很瘦。我们这些“苦力”都喜欢叫他“苦柳树”。他不大爱做声，耳朵有点聋，脾气很刚强，为人很忠诚，如果他信服了你，你就叫他干什么也行。万事俱已停当，单等都银同志一批准，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天气转晴了。东方刚刚发白，一片霞云绚丽多幻，实在逗人喜欢。都银同志来了，进门他就问：“收好了吧”？我把房门一关，顺手抽出篮子的底墙回答说：“怎么样？你看！在这底墙里藏着”。他接过竹子仔细地检查了一番，又将底墙插入篮子。他满意的笑着说：“很好，很好，祝你成功”！我说：

“敌人再狡猾，也不会发现这个秘密吧”。 “对，打不过咱如来佛的手心”。他换了个语气问道：“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只等李虹江他们吃过饭我们就动身”。 “很好，爱人、孩子全不用耽心，我们完全会打招呼，勇敢的去吧，祝你成功”。

李虹江等三个来齐了，我们一行四个，各挑一担，离开了沙市。

走出荆州城，到了第五道卡的草市。哎呀！一道赛过一道狠，一道难过一道关。到了这里，伪兵百般为难，我们好说歹说，并给伪兵们装烟送火，总算混过了这一关。

出了这一关，我和大伙商量：决定再绕小路去。刚刚出堤，前面机枪响了，“有问题，要改道”。我机警地招呼大家说。“管他娘的，敌人就是这一套鬼板眼，光是吓唬人，没什么，我们走吧”。李虹江不耐烦的回答着。

“什么人，站住”：伪哨传话了。走在前面的老李没听清，仍在往前走，敌人一见，火了。就是一梭子弹打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势滚下堤坡，绕着田塍、折小路往前走。刚一转拐，“哆哆哆”又打来了一梭子弹。只见泥巴直翻，我们一不小心，摔进田里了。……货虽然有些损失，幸好人都全部留着。

我们从田坑里爬起来，伪哨兵也追来了。他们不由分说抢了几条烟，口里骂着：“你们这些胆大鬼，这是封锁线，你们乱闯，打死你们这些穷小子”。这一次出战不利，中午，我们就回到了沙市。

次日天刚亮，我们一直抄着小路到了和尚桥。可是又没有过得关去。

我躺在床上休息，还未完全入眠，远处传来了一阵枪声。